

1925

年

第

卷

第

17

期

L'autel d'essais  
entre chinois et étrangers.

中  
外  
論  
壇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行 印

# 中外論壇第十七期目錄

## 時評

武力不足以統治今之中國……………松溪老人……………(一)

## 論說

軍用信鴿見學記……………法學士程光銘……………(五)

德國之將來……………法學士程光銘……………(一二)

中國國際管理問題之來歷……………秦公……………(一五)

## 資料

最近日俄協約之世界的影響……………先覺……………(二二)

日本對華借款之真相……………天放……………(二九)

赤化運動果適於中國乎……………警齋……………(三五)

## 附錄

領事裁判權撤回之好消息……………法學博士板倉松太郎……………(四一)

關於滬案之外人一封書……………大審院部長寓公……………(四五)

外部正式提出滬案條件……………編輯部……………(五四)

## 廣告

頁數

## 時評

### 武力不足以統治今之中國

松溪老人

與武力爲正反對之名詞、必曰德化、德化者、能以深仁厚澤、格被上下、使人心悅而誠服之謂也、居今列強角逐、優劣競勝之時代、舍武力而言德化、人必目之爲狂瞽、爲迂拘、或且有以閉門造車、出門方軌之談議之者、吾固不必強爲置辨也、然一試問伊古以來、所謂善治國家者、不合於歷史、可乎、不謀之人情、可乎、不諳於時事、又可乎、中國國家肇造、稽之於歷史、有記載者、已歷五千年之久、其中以文德尙者逾三千年、以武功成者不足二千年、而此二千年中、累朝之享國、且如雲煙火光、爲時甚暫、由已往之經驗計、統治中國、在德不在力、可知中國民情、悅文而不尙武、故於美術中之文字、圖畫、彫刻、則代有聞人、尺

素寸縑、矜爲至寶、而於爭城掠地之戰績、則鄙夷之爲不足道、武人鹵莽、俊秀之士、且羞與爲伍、由傳統之人情計、平治中國、以德不以力、又可知已、至於時事、近十四年來、人民幾於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謀生活、析妻離子、蕩產毀家、無寧居之悠閒、有轉徙之痛苦、是以一聞兵訊、則草木皆疑是兵、談虎幾於色變、亟盼有仁者出、拯救之於水深火熱之中、安有歡迎戰鬪之理、故以時事論、安撫中國、亦貴德不貴力、蓋可知也、然則總是以觀、武力不足統治今之中國一語、又豈可以迂拘狂瞽之見目之哉、

矧在中國、極盛之世、無過於唐虞三代、堯舜禪讓、着爲美談、周文有天下三分之二、亦且服事殷朝、不貪天位、此其君人之德爲何如也、雖三苗討伐、牧野誓師、有時仍不免訴之以武力、而其目的則在去凶除殘、人民故有簞食壺漿、希望其來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此之謂也、降及季世、五霸迭起、佳兵之禍、中於人心、有秦效之以滅六國、漢高耀武以併天下、宋明遞嬗、功烈巍巍、

勢力之強、莫與爲匹、然而天心好復、有往必還、功盛者罪之魁、兵多者禍居首、故按列朝所受慘報、近則及身、遠且及於子孫、尸蟲遺臭、人豕肆殘、燭影信爲篡逆之嫌、鹿馬已兆滅亡之漸、雖項羽英武、自號西楚霸王、而扛鼎之力、不能庇及一身、壁上之觀、適足貽人口實、宜乎王孫滿戒楚王之言、有曰、在德不在鼎、漢酈食其說高帝、曰、大王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天下、此以見中古人、雖在迷信武力、而一二優秀之士、固未嘗不知所戒也、洎夫今日、武力之名猶是、武力之實已亡、軍閥頭銜、無異衣冠優孟、盜躐技倆、儼同干城腹心、跳梁之醜、儘可肆禍於蕭牆、屏藩之寄、孰是獻身於疆場、人民之脂膏可吮、行旅之囊篋可法、朝仇敵而暮君臣、外金玉而內敗絮、以之捍衛則不足、以之徼禍則有餘、今欲與此輩謀底定國家、芟夷險阻、是何殊與虎狼講佛法、與盜賊言仁義、不遭其反噬不止也、昔之項城、最近之直系、何嘗不雄冠一時、今其勢力安在哉、熟觀乎此、則知德之不可以已矣、夫吾之所謂德、非奸行小惠施與粟帛之謂也、

必也有大禹之已饑已溺之仁愛、亦非攘奪美名違法干私如賄選案之謂也、必其言行相孚有外內如一之誠信、更非功則歸己過則諉之於人之謂也、必其有如孟子所謂先憂後樂之責任心、夫如是、則天下人必愛戴之、景仰之、如風之嘘物、如水之就下、無遠弗届、無微不至、若有一二逞強鬪很之徒、梗頑不化、則以極精銳極少數之兵力、從事討征、以名正言順之師、爲戢暴安良之舉、在今之交通敏速時代、固不必期於七旬而有苗自格也、尙何中國不統一之足慮哉、非然者、象以有齒而喪身、蘭以馥郁而見折、擁兵雖衆、勞民糜餉、吾見其有百弊而無一利也、何武之足云、

# 軍用信鴿見學記

法學士 程光銘

余於月之二十四日、即日飛機預定抵京之前二日、爲謀中日協會進行起見、

參照前期論壇抽稿中日協會創立之必要

訪曾君叔度於其寓、歸途、至軍用信鴿研究所、爲有益之見學、

而不虛其至矣、余之得見而學、乃坂西中將介紹之力、後述青島中佐說明之功也、

該所位於西直門東觀音寺、主任爲日軍官青島<sup>正</sup>智氏、歛門而入、洋裝日婦出迎、

導余至客廳、自云我是青島、謝其夫之年前被招、話數分鐘、氏之夫出、握手言歡、余因乘顧問坂西車、不能久談、乃急轉話題於鴿、以促其引余參觀、而遂年來之願也、

入鴿室前、另着黃色衣帽、所以使其不驚也、先至一室、放鴿飼之、說明或者

爲日種、或者爲華種、何者爲其雜種、於是余感中日之親善、已及鴿矣、至於人之此種親善、近來頗

見流行、本月十三日順天時報所載東瀛情海之慘劇一幕、不失爲一例也、鴿多亂飛、主云、此係余與鴿、相見不相識之故、問答

如次、

問、有外種乎、答、無之、以前日本多用白耳義種、今全用日本種矣、至於此室、全係中日之種、中國種內、有川產、有閩產、然多屬於燕產、

問、沿革何如、答、鴿之傳信、世界上研究最精者、法與白耳義、而其知之最早、則爲中國、自無線電信發明以來、鴿之功用雖減、然其在軍用上、仍有不可侮之勢力、

問、鴿之傳信、依何官能、犬則依其嗅覺往返、答、此爲世界問題、今尙無能說明者、惟據一般推測、鴿之傳信、依其聽覺、即聽有似電波之音、以爲往返、故夜間亦能傳信、爲防鴿之誤落、置一光於收信處、足已、

問、傳信方法、答、此有三種、一、固定傳信、只行於甲乙兩地間、不往他處、二、移動傳信、不限於某兩地、隨處可行、三、往返傳信、同一之鴿、往返於同一兩地之間、此皆利用鴿之愛情、第一方法、利用其愛鄉心、第二方法、利用其

戀巢心、第三方法、利用其愛鄉戀巢之心、而其用之最緊要者、厥惟包圍於敵、傳信於友軍也、

問、傳信鴿與尋常鴿、有何異乎、答、傳信鴿翼、較其尋常、毛豐而長、尾毛短而稀、短其尾、豐其羽、所以助其飛也、飛之速度與能力、亦較尋常鴿大、例如京津間、不過二鐘即達、

問答畢、出觀他室、或爲雛房、或爲病舍、或爲糧庫、井井有條、見聞所及、雖僅一鐘、而其獲益之大、則勝於讀十日書、是不可不向介紹者與說明者、一表謝忱也、

余惟動物傳信、鴿之外、尚有多種、犬乃其普通者、犬之購物救人、裨史每樂道之、而鯉雁之傳信、亦不絕於書、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又李商隱寄令狐郎中云、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此乃以鯉傳信之例、至雁之寄書、則更屬屢見、今試舉其吟於詩、而最膾炙人口者、

曰、(一)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

高適

(二)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

一雁飛、

李商隱  
春雨

(三)鄉書不可寄、秋雁又南迴、

韋莊  
秦夜思

(四)戍鼓斷人行、邊雁一秋

聲、……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杜甫  
月夜  
憶舍弟

雁能寄書、故懷人思鄉者、每多寄情於雁、例如杜甫懷李白、鴻雁幾時到、江

湖秋水多、杜牧旅宿、寒燈思舊事、斷雁驚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溫

庭筠瑤瑟怨、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又蘇武廟、雲過雁斷胡天月、

隴上羊歸塞草煙、他如李頎之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杜甫之江上月

明胡雁過、淮南木落楚山多、白居易之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李白

之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耐高樓、及馬戴灑原秋居之灑原風雨定、晚見雁行

類、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之相望試登高、心隨雁飛滅、韋應物夕次盱眙縣

安徽  
省屬

之人歸山郭暗、雁下蘆州白、李頎古從軍行之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皆是懷人或思鄉之句也、

於是聯想所及、有鴻毛與羽書、鴻飛能力速度之大、當亦如鵠、依其羽之豐而輕也、是故古詩、恒取譬於此、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杜甫所以喻韓諫議之高蹈也、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李頎所以喻陳章甫之豁達也、所謂羽書、係以木簡爲之、長一尺二寸、有急事、加以鳥羽、爲徵兵用、其猶今之令箭乎、其吟於詩者、則有羽書昨夜過渠黎、由此至龜茲五百八十里單于已在金山西、一統志金山在陝西永習衛城北二里、一統志、山在寧夏衛城東南三百九十里（岑參輪臺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校尉羽書飛瀚海、北單于獵火照狼山之、頗似羽書、信用極薄紙、長不過二三寸、盛於最輕金屬製之筒中、或係亞爾密留母製諸其足、所以告急也、此又與鯉之藏於腹、其書簡可長至尺以上者、異其趣也、雁鯉能傳書、故今人言信之來往、每修飾之、曰魚來雁往、

此外有青鳥焉、亦能傳信、其爲何鳥、頗有研究價值、李商隱無題曰、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孟浩然梅道曰、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家、皆註青鳥

爲西王母使者、是否亦鴿之類耶、

鴿能傳信、華人知之最早、然只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青島氏來京、探風問俗於耆老、亦祇能得其經驗、而弗能聆其原理、言下頗有惋惜意、余聞之、惋尤甚焉、雖然、原理由經驗出、歸納自演繹來也、故今後之國民、不徒玩鴿、以發見原理之精神、飼而用之、則華人在世界史上、可望其關於鴿之傳信、不獨早知其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也、此即余草斯文、以告國人之動機也、

乃聞青島氏曰、軍用信鴿研究所、創於去年三月、奉直戰後停辦、夫以學理之研究、隨政潮而興廢、是大不可也、余觀三百鴿之徒食、各種設備之徒具、不禁爲國家經濟惜、人材惜、昔學於斯之趙趙武夫、盍亦急起直追、喚當局之注意、謀該所之復興乎、

際此東亞風雲日急之秋、仰觀日本飛機之至、俯察祖國信鴿之藏、不禁萬感交集、及因鴿而想到最愛之詩、與夫征人怨女之情、雖非武者、亦有馬革裹尸之慨

已、豈徒由科學見地、爲鴿鳴不平、爲國惜材力者哉、

獨不見

沈 佺 期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飛瑀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即今奉天遼陽縣）白狼河北晉書  
絕、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水經注、遼水又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即今奉天瀋陽縣、

一

鴿言

警 齋

昔日用行矣、今時忽舍藏、懷才終莫展、老大徒悲傷、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廿九日菊池大尉駕駛第三一六號前田中尉駕駛第三一八號飛機抵京之日誌感於後并京寓

## 論說

# 德國之將來

法學士 程光銘

歐戰以還、選舉之多、莫如德國、第一選舉、係爲制定憲法與組織新國會、*Reichstag*次爲一九二四年之兩度國會選舉、而其共和大總統選舉、已有兩度以上、最近則更多、以其選舉、多不滿於民意也、然自德國國是言之、宜習於共和制、而訴其黨派之難調的爭執於國民、以謀解決也、德爲真正共和國家、匪獨德之將來所繫、亦爲歐洲將來所關、

一國之政治歷史、受其地理影響極多、英美自由文明、多依其地理孤立以發達也、運河大西洋者、使英美不常受侵入與戰爭之恐怖也、而侵入與戰爭、則爲共和制發達之障礙、此在德國尤甚、蓋其地理關係使之然也、德爲歐洲戰場、其天

然境界、較法更少、而常爲東西之緩衝地、德之難於統一、亦實於此存其最大原因、故德國人民、專依武力以謀安全、委其政治權於帝王焉、

德自改革以來、除一八四八年短期之運動外、絕無真正共和運動、所謂一八四八年運動、即爲援助歐美自由以起、幾於同時消滅也、德國常產大音樂家、大美術家、大哲學者、然迄一九一八年、德國政治史上、絕無大變動、如法之革命、美之革命、以及十七世紀英之革命、與是後之國會爭執也、

結果有二、過信武力、一也、武力爲德之保障、一八〇九年之復興、可以證之、武力所以統一德國、而免法之干涉、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〇年事件、足以證之、於是德爲近世尙武國之主要說明人、而其武力之大、莫之與京、

德人殊不適於政治、二也、德國大多數人民、因其國之介在他國、帝王之專制、軍事之組織、殆視其國政治、與己無干、一切由政府決定、人民從之而已、其決定當否、非人民所宜過問也、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 最主張共和者、然在德國、

早已無生氣、無創造力、蓋盧帖魯教會、Lutheran church 雖一時盡忠於法皇、Papacy 今則移其大部分於德皇與國家、而無昔日之信仰也、英美清教徒 Puritan 運動之特色、爲個人判斷所起之激烈感情、而德則無此經驗也、

此乃德國今日問題之中心也、其武力崇拜人已倒、而德國自身又爲共和形式、今後實際上、德能久共和乎、此非俟之將來、不能判斷、惟自德史與歐洲史言之、不能不躊躇以回答、夫復古以息共和之不絕的爭執、讓其政權於欲行統治之人、乃近日有力之計畫也、

雖然、德欲在世界上、復於道德地位、則德之人民、不可不打消此計畫、而極力主張國事根本、由人民決定、對於復古派之要求、爲政治上抵抗者也、Political Protestants 否則德人必又遭禍、今之世界、須從自由與責任謀安全、此即所謂共和、而德則未解決此問題、其解決、固專俟諸德人自身、然而其他國民、亦應由友誼上、予以援助、以觀厥成、

# 中國國際管理問題之來歷

秦

公

最近外間盛傳中國國際共管之說，然是於中國、決非新奇之制、自數十年前、已受一地方及一局部之國際管理、漸而加增其情形、是世人所周知者也、以下將中國國際共管之來歷、依年次畧述之、

## 一、國際管理之濫觴

中國因鴉片戰爭之大敗、拋棄其從來所持之鎖國主義、而應歐米諸國門戶開放之要求、開放上海以下五港、厥後不久、及太平天國亂之發生、叛徒占領上海城、英法美三國因獨力不能防禦各自租界、組織聯軍、以堵禦叛徒之侵入、於是三國痛感合併三界、以共同統治之必要、一八五四年七月五日、英國領事『阿爾哥克』、美國領事『麻費』、法國領事『耶丹』、公布將三國租界改爲共同租界之旨、其時因上海關道吳建章避兵難、逃潛租界、海關自然閉鎖、無有征收進出口稅者、於是

三國領事與道台之間、成立協商、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由英法美各出一委員管理海關、即從今七十年前、中國領土之一角及行政機關之一局部、業已歸于國際的管理也、厥後、及英法聯軍打破中國兵、而締結天津條約時、約定設立總稅務司、統一海關行政、自「雷」氏被授該職後、成立以英人爲首領之海關國際管理之基礎、是後、及「哈鐸」就任、專努力於海關制度之確立、其制度、卒於一八九八年二月、以總理衙門之言明、「苟英於對華貿易、較他國占優越地位、則任英人爲總稅務司」、成爲確乎不可拔矣、再者「哈鐸」在職中、努力於郵政之創立、即於一八七六年、海關辦理天津與鎮江間之書信往來、因其成績佳良、於一八七八年、附設書信館、辦理公衆郵件、逐次擴張其規模、而設立郵務司、管轄全國郵件事宜、卒於一八九六年、中國倣日本新設諸般制度之時、將郵務改爲國家政務之一部、委總稅務司辦理之、於是「哈鐸」在北京、置總郵務司署、任「克舒」爲郵政總監、管理該務、如海關之聘用外人矣、適法人「畢利」被任爲郵政總監、法政府

徵求中政府以法人任郵政總監之保障，遂得其承認，一九一〇年，由海關分離郵政，移於郵傳部所管，雖然，因仍置以法人爲首領之郵政國際管理制，故於海關以外，又發生中國行政共管，如是，中國於開國之始，已開國際共管之端緒，是後逐漸開展，不誠堪憐哉、

## 二、勢力範圍與門戶解放

自列國強令中國開放門戶，因以侵入之後，爲確保各自市場，開拓中國資源起見，試於特定地域，烙火印焉，各國與中政府或他國約定，各自劃定勢力圈，而於其勢力圈內，由中政府獲得各種利權，努力以資於其勢力之扶植，於此等利權之內，因鐵路於勢力確立上，尤爲有力，列強尤致力於鐵路利權之獲得，次之，貸與中央政府及地方之普通借款，亦屬一種利權，其所波及於各國勢力之影響，殊匪淺鮮，故各國政府，於其指揮監督之下，使自國人民，與中政府締結契約，然發生紛議之時，則不以爲私人貸借問題，乃以之爲外交問題，而與中政府交涉、

此等結果、中國將被瓜分於列強之勢力圈、而顯其滅亡之凶兆矣、獨美國當時、忙於占領布哇比律賓及馬諸島、無暇顧及中國、迨是後注目於中國時、已無地可設勢力圈、於是擬打破列強勢力圈、使中國全土、對於列國通商投資開放、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列國發出門戶解放之提議、然於如中國之國狀下、如使美國提議貫徹、非代特定地方之一國管理以國際管理不可、且其為國際管理、殊於有豐富資本、優秀工業、以能於通商投資上、占優越地位之國即英美有利也、故英美勢非喊叫門戶開放、逐漸導中國歸于國際管理不可、關於此、請詳述於後、

### 三、拳匪事件與都統衙門

因列國壓迫中國甚甚、中國積年之鬱憤、遂於一九〇〇年爆發、成爲拳匪之亂、其結果、列國聯軍、於鎮定亂黨後、約定擴張使館區域、於四圍築砲台、置護衛兵、逐出居於界址內之中國人、由使館管理其區域、因此、中國又新添一國際管理之地域、其較爲重要者、雖屬一時事、即天津設置都統衙門是也、聯軍占領天

津時、中國官憲、悉皆逃潛、地方事宜、無人辦理、拳匪餘黨及盜賊橫行、中外人命財產、陷於危險、於是經列國商議、由日英俄三國選出武官、任爲都統、共同辦理天津地方事宜、伊等將直隸衙門、作爲辦事處、光緒廿六年七月八日（一

九〇〇年）就任、除臨機必要命令外、一切仍遵照中國舊法、執行政治、又容天津商人團之提議、做中國保甲制度、分天津內外爲八段、每段選出五名紳商、以爲委員、使其指揮若干巡捕、連絡都統衙門、以維持治安、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四日（一九〇二年）撤廢該衙門、使中國官憲接辦事宜、雖然、因其治績較中國爲良、故使世人深印於腦筋、曰、中國之將來、應以如都統衙門之形式統治也、內藤博士、亦引用此事、以爲中國實際管理之適例、

#### 四、國際協調與國際管理

列國中、尤其是俄國、專行勢力範圍政策而無忌憚、乘拳匪之亂、佔領滿洲、不退還中國、因此與門戶開放主義之宗家之美國及日英二國、發生衝突、遂與日

本開釁而大敗，讓與滿洲之鐵路、及其他權利之益，以講和矣、是後列強對華政策、一變而爲終止利權獲得之競爭、開始協調投資之進行、當日俄戰爭告終、依英法銀行之妥協、英法銀公司成立、繼而德而美加入、成爲四國財團、於是四國財團、於中國全土、行各種投資、均分其紅利於關係銀行、終則關於借款資金之保管、使途之監督、及事業之經營、亦干涉之、如斯財團之發生、對於美國不失爲實行其『黑』主義之好機會、故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於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向列國發出提議、謂美國願與各國貸予中國資金、使其收贖日俄所有鐵路、由國際委員管理、以實現滿洲門戶開放主義、又對於滿洲商業中立無異議之各國、其將來隨經濟上之發展、所應敷設之鐵路、願共同從事於其工事、及其資金之籌措、是即欲將滿洲成爲列國共同殖民地、其鐵路及其他利權、隸諸國際管理也、雖遭日俄反對而中止、當時英德法各國、皆對於此事、無異議、殊如中國、則欲以美制日俄、不啻贊成、更從而穩之、現對於中國『鐸肆』案之適用、

大聲疾呼反對、誠不禁發笑也、是後不久、因美之主張、於四國財團與中政府間、締結幣制改革借款、使中政府承認左記條件、

一、中政府對於財團、須提出幣制改革案、經財團承認後、遵照該改革案、支開借款資金、

一、其支開、每年四回公表之、且聘請一外國專家、為改革顧問、

此借款、卒因革命之亂、未能臻諸實行、若實行、則中國財政、已於十數年前、受國際管理矣、（未完）

## 資 料

### 最近日俄協約之世界的影響

先 覺

#### 一、日俄協約之幻想

人之五官作用、一有偏見、則不得其正、方今泰西政治家及新聞記者、就此次日俄協約、放無稽之言、毋乃坐是乎、

此等偏見之人、謂該約爲亞細亞聯盟之開始、將來必依蘇聯之力、以對抗泰西、甚者謂德國將牽入於俄亞聯盟、且擴張此盟、自萊因河以至太平洋、苟其成爲事實、(當然不能成)則盎格魯薩格遜及拉丁系國、必與德俄亞之聯盟、互相衝突、

此乃吾人時於美國新聞、所閱之意見、惟自大體言之、美國新聞、反就此事、取不關心的態度、只有保守大報數家、以半熱心之論調、爲其社說而已、新聞欄內、

併不側重於該約在北京調印之報道、而北京或東京通信人、亦未詳言其內容、(除紐約泰晤士一通信者外)故讀者多等間視之、蓋若稍施以註解、必起讀者之疑也、

其於詳密注意、加以無理恐怖、與可笑之疑惑者、併不在美、乃在歐洲、法國新聞記者、多有能力人、然亦多想像者、此次就日俄協約之動機、爲之憂曰、日俄接近、是對於歐美、着實指導絕東之利益也、德國不久、亦將加入、該約視爲攻守同盟可也、此種動機、雖於日本無關、而其解釋、雖若兒戲、然其言之鑿鑿、則使日本外務大臣幣原氏、不得不特發宣言、以闢其對於第三國、含有敵意、

德國對於此空氣、當然憂慮、德皇者、發明黃禍之幽靈者也、而德之著作家以及新聞記者、又於歐戰前、屢言日本支配亞細亞與太平洋、以離間日英美、故年老之德皇、再就此亞洲威脅先驅之日俄協約、由其寂寞隱居、發其無力警告、斯亦應有之事也、

惟放此種花火、仍有待於伯林報、其燃着雖未久、然其燃時、固一燦爛大觀也、

該報以有權威之筆、稱日俄協約、對英法美挑戰、且含有秘密條款、使其爲軍事協定之最可怕者、其闢說至爲有趣、試詳揭其氣焰於左、如以爲眞、不其然乎、其秘密條款、曰、

英法美對華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取軍事行動時、俄當備置二十萬人、以供中國之用、此等軍隊、由日施以武裝、予以糧食、

俄讓其權利一半於中東鐵路、五年之後、日本供給俄以其所造小巡洋艦四隻、小戰鬪艦一隻、潛航艇三十隻、及水雷艇七隻之時、庫頁島全部所有權、讓於日本、但其採油權、俄爲其海軍、充分保留之、

日本對於浦鹽斯德成爲一等軍港、應予以協力、其築港費百分之六十、由日償還於俄、

中國常備軍、置八十萬人、其教官、由日俄平均供給之、武器火藥及其他軍裝、應在日俄購辦、日担任百分之七十五、俄担任百分之二十五、

要之、此種報道、與其黃禍之唱、同工異曲、德國經此大戰、仍未捨其故態、鼓動風潮、擾亂世界也、

然則由日俄協約、美之對俄態度、受影響乎、於國務卿許斯將去任日、能使美國從速承認俄乎、新國務卿若克氏、將爲此乎、凡此回答、自其性質言之、不得不費考慮、惟有一事、可得言焉、若克氏、與上院外交委員會長坡拉、將較許斯、爲能合作、且坡氏爲極力主張承認俄者、夫許斯當國之日、許氏外交政策、即爲美國外交政策、且哈丁及顧理治、皆尊重其意見也、顧理治新內閣之最有力者、莫如克若克氏、克氏爲國務卿、可也、但不能如許氏之有力、故在克氏下之國務省、必不能就外交事件、指導白宮、且反受白宮之指導、雖然、顧大總統、最置信於坡拉、且每聽其言也、斯亦堪注意也、

美之對俄態度、縱不於許斯去後、即行變更、然亦必漸變更也、其是否如此、全以日之對俄經驗爲斷、一二年內、日俄協定、發生功效、蘇俄政府許日委員、

不受有損害干涉、而與其委員合作、日在西伯利亞之貿易、不爲赤俄當局所阻、簡單言之、俄國信用、併非紙上的、乃事實的、夫如是、美乃取日所取之步驟也、反之、日本發見俄之質言、爲無價值、則美將於俄之承認、更較從前爲用心、

二、加拉罕氏之所見

最近日俄協約、爲對美之警告、此乃加拉罕氏之意見也、併發表於伯林共產報之 *Kote Fahne*。

據加氏云、日俄協約、所以示鞏固俄在太平洋之位置、此於俄國收回中東鐵路特權、尤見其然、氏又曰、

該約對於日本有意味、較對俄爲甚、日本孤立之威嚇、因以日爲友之一列強、現於亞細亞大陸、以終止矣、該約之於日本、如何有意味、觀其全國迎以意外之歡、可以知之、

俄國者、乃於廣大範圍、與日謀經濟合作、供給日以原料、發展俄國生產、而

使日本不爲英美所支配也、

據美國報告、美人已實體其與俄斷絕關係之不利、此又示其憂美俄之談判、將如俄之與日、難而且久也、然自事實言之、俄之與美、併非如日俄談判、有許多障礙隔閡、如美了知俄之內部事情、可與美調和、則美俄之諒解、當即成立、加拉罕氏進而言曰、關於庫頁島之讓與、其爲俄所許者、併非如談判當初、日之所要求也、且今日遵從蘇俄所定、讓與於外人、此次協約、除坡止茅斯條約外、凡以前日本所訂之約、皆行否認、該約於日最有歷史關係、日認爲世界列強者、亦以此也、但對於此約、雖予承認、然對於內容、併不負責、

日俄協約、尙有一重要事、其還庫頁島於俄、除白薩拉比亞外、凡由俄所奪之地、皆行返還也、

註曰、日俄協約之秘款、不能謂其全無、亦不能謂其必有、奉張之用俄兵、對於加拉罕大使之抗議、雖有華籍俄人之辯、然他日俄置二十萬人、以供中國之用、

中國常備軍八十萬人、由日俄軍官教練、成爲事實、謂非奉張啓之得乎、

然此秘欸、亦難謂其必有、日本在現今世界、雖感孤立、然與俄恢復邦交之後、其威嚇、即如加氏所云、因以消滅矣、何苦進而爲軍事協定、親此敵彼、終陷於孤立耶、且其宣傳、是否出自德人、亦不能無疑、加氏固善於宣傳者、當與美謀復國交之日、更不得不借日以警美、德皇亦曾唱黃禍、然當大戰後、瘡痍未復之日、德國自顧不暇、安有餘力以對外、其十年來之外交、寂而無聞者、此也、況加氏對美警告之見、已發表於 *Role Fahne* 乎、

要之、世界大同、尙難實現、余註斯文、亦將信而將疑、國人其就各國情形之變遷、時常注意、善於自決、可也、





(坤) 教育銀行 一、〇〇〇  
 朝鮮臺灣興業銀行貸付二〇、〇〇〇

計開

(上) 大興合名會社	五、二三〇	五分	民國十年十二月	十月
(中) 海外興業會社	四、五六〇	五分	民國六年十一月	民國十三年三月
	二、二一〇	六分	民國六年六月	同十三年七月
	四、〇〇〇	七分	同九年七月、十二月	同十九年三月
(下) 東洋拓殖會社	二、二五〇	五分五厘	同 十二月	同十九年三月
	三、〇〇〇	六分五厘	同 十三年六月	同十九年五月
	三、五〇〇	六分	同 九年四月	同廿四年四月
	二、〇〇〇	六分	同 十一年六月	十五年
	四、一〇〇	五分	民國六年十月	三十年
南滿鐵路債券	一、五二、〇〇〇			

而興業銀行、發行興業債券以借我之西原借款、現爲一億四千萬圓、其詳細內容、如左所記、單位百萬圓

資料 日本對華借款之真相

借款名	金額	現金交付額	借款擔保	期限	預金額
交通銀行	二〇、〇	一九、六	中國國債二千五百萬元	三年	一九、六
有線電信	二〇、〇	一九、六	全國有線電信財產及收入	五年	一九、六
吉會鐵路	二〇、〇	九、六	本路公債募集金	六箇月	九、六
黑吉林鐵	三〇、〇	二九、〇	黑吉金鑛森林及其收入	十年	二九、〇
滿蒙四鐵路	二〇、〇	一九、二	本路公債募集金	六箇月	一九、二
山東二鐵路	二〇、〇	一九、二	同	同	一九、二
參戰	二〇、〇	一八、四	同	一年	一八、四
合計	一四〇、〇				

右記交通銀行借款二千萬圓、歸預金部所有、參戰借款二千萬圓、歸臨時國庫券收入金特別會計所有、故由一般所募、不過一億圓、而其募自興業銀行者、則爲六千九百萬圓、其餘三千一百萬圓、由預金部承受也、

興業債券之借款一億圓、不獨不能還本、且不能還利、現僅依滾其利於本、以

圖整理而已、此種辦法、不獨徒增本金、使債權銀行、與業、壺、海、朝鮮不受現金之清償、

復使其對於興業債券所有人、年須交多額之利息、故債權銀行、極感困難、近日  
向大藏省、陳請墊出其滯利、與其他救濟之法、大藏省研究結果、謂許以救濟、  
則嫌其化經濟借款而為政治借款、恐於將來大有妨礙、故不許其請云、但自他方  
言之、任其自然、而不為設法、亦非銀行所能忍受、故大藏省現與有關係之外務  
農商等省、協議其救濟法、其一、即於中國關稅增加時、使其講究對華借款解決  
策、而將從來中國關稅收入全部貯於英國銀行者、亦貯於日本正金銀行云、

然則日本對華借款及其本利、現在共有若干乎、從來殊不明白也、茲據大藏省、  
二月六日、在衆議院豫算部預金法案特別委員會所發表公文書、對華借款總額、  
為一億五千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圓、其詳細內容如左、單位千圓

- (一) 參戰借款 二〇、〇〇〇
- (二) 兵器借款 三〇、五二一
- (三) 有線電信借款 二〇、〇〇〇

(四) 吉會鐵路借款前貸	一〇、〇〇〇
(五) 黑吉兩省林鐵借款	三〇、〇〇〇
(六) 滿蒙四鐵路借款前貸	二〇、〇〇〇
(七) 山東二鐵路借款前貸	二〇、〇〇〇
(八) 交通銀行借款	二〇、〇〇〇
(九) 東亞興業株式會社借款	二、五〇〇

右之(一)(二)、如上所記、係以臨時國庫證券收入金所借、合計五千五十二萬一千餘圓、其三千二百八萬一千餘圓、係以中政府國庫證券爲擔保、一千八百四十四萬圓、係以中華民國國庫證券爲擔保、(一)(三)(四)(五)(六)(八)合計一億四千萬圓、如前所述、所謂西原借款也、其中除開(一)(八)所餘一億圓、由朝鮮臺灣興業三銀行、於民國七年、在政府清償本利保證之下、發行興業債券以借中國、其三千百十六萬圓、係以興業債券爲擔保、預金部所承受、(八)亦作朝臺興三銀行借款、預金部承受、故現在以預金部資金所爲之對華借款、包含(九)在內、爲五千三百六十六萬圓云、

# 赤化運動果適於中國乎

警

齋

自滬案發生後、華北明星報、即於其欄 An open forum on the Shanghai affair. 發表關於該案之中外人意見、百花燦爛、美不勝收、此乃其一耳、此爲稅務學校學生會所寄、書中、於共產主義之不適用、發輝盡致、復於其防止、講究得法、且於本案相關之處、正說反攻、痛快淋漓、讀之津津有味、誠趣而有益之作也、此等公開狀、余原有意、讀後譯成漢文、登諸報端、以促國人之對英、而盡愛國之言責、卒因俗務羈人、未能如願、蓋徒感明星報公開之盛意、抱恨久矣、今因友人之請、譯其中之尤者如次、亦所以竟吾之志也、

俄欲赤化九億人民、此乃公然秘密事也、華人與印度人合算之、則足成此數、是亦明白事也、中國之弱之無秩序、於俄固屬有利、然其大利、則在華人感外人之壓迫、尤其是一般認爲共產主義最大敵者帝國主義國家之壓迫也、

最可笑者、莫如英人此次盛唱槍殺滬上華人、所以撲滅中國赤化、殊不知其適以助長其赤化也、其所殺者、莫非中國無辜愛國之市民、而其實際上所助、則爲列寧之敗類、世界之破壞者、

世界一般所憂、中國將赤化也、此自亞洲兩大國歷史地理等關係言之、憂之誠是也、然中國果難免於赤化乎、其難免之結果、又何如乎、

共產主義、乃資本主義之產物、而社會組織上階級制度之反動也、中國工業、則尙未充分發達、社會組織、亦併無特別階級、其士農工商之別、併非依其富力、乃依其智力、與其社會上待遇而已、工業制度、輸入中國、然中國一般人民、則多爲小土地所有人、其所關心、只在此土地、至於政治如何、政府形式如何、皆非所過問也、此種樸實之人民、既不好奇、亦何能使其赤化耶、今使告之曰、赤化政府、將使爾享全國之消費物、與生產物同、爾所無者、皆得有之、則此正直勤勉之農人、有不爲之大驚乎、此乃彼所未聞、且非正直人所宜爲也、諺云、安

分守己、此四字、已深入於我國民大多數之腦筋、而牢不可破也、

是以在勞働人方面、共產之說、亦未見有熱誠與嚴正之感受、其以是心受之者、乃無中國魂之勞働人、宣傳共產主義、其最有利之條件有四、一曰惡政府、二曰內亂、三曰社會不安、四曰一般勞働人之不滿、凡此中國皆有之、中央政府、有名無實、內亂不絕、閭閻騷然、勞働待遇、不良已極、凡共產主義宣傳者之所要求、皆應有而盡有矣、無惑乎莫斯科之視中國爲最有希望、而送其巨款以助長此主義之宣傳也、然俄人之所成、則何如乎、共產主義、除二三知識階級外、無人知之、其自有理性與有思慮者視之、則以疑惑之眼、其出諸多數青年口時、則有談虎變色、視如蠍蝎之概、其熱心崇拜之人、亦於此不可行主義之發源地、爲實地之調查、而起疑念矣、方今中國狀況、於赤化固有利、然有一大障礙焉、中國人性好平和、心易滿足、是也、此即使華人不爲共產主義所動、而實現其所不好也、英人於其帝國主義、苟稍固執成功、則俄人久所失敗者、英人將亦告厥成功也、

中國從所未有、有之自此始者、凡有四焉、一、因公共事件、而喚起許多愛國之士、二、全國集中其運動於一事、而未亂用、三、感外人蠶食之太甚、四、俄國親善得時、華人感之深切、有此四端、而英仍固執其頑迷政策、他國亦不促英反省、以謀公平之解決、則俄將爲中國惟一之友、事苟至此、俄之願望、不亦達其絕頂乎、

華人之怒、行將破裂、欲使其冷靜、行遷延政策、而非其時者、凡稍加觀察之人、皆能知之、蓋平和人民、固難激動、然一旦爲正義而動、亦難鎮定也、中國人民、已覺醒矣、其對政治無關心之態度、已成爲過去事實、今則感帝國主義之壓迫、併希望於國際關係、獲得公平的待遇與友誼也、苟英日執迷其壓迫政策、而美及其他國、又取不關心態度、則中國將於何處覓其友乎、將於俄覓之也、是列強於事實上、驅我向俄也、共產主義宣傳者、能不自英政府後、笑其愚而近視耶、噫、中國之友、共產之敵、盍不思中國赤化、於世界爲何事乎、中國固未赤化、

其責以赤化者、未免非誣、然今後誰能保其原於赤化無關之徒、竟爲友情所驅、而不憶及蘇俄式政府之可懷乎、此友愛的傾慕、又誰能保其不使共產主義宣傳者、弗克成功於昔、而易成功於今乎、世界幸福、苟要求中國不可赤化、則英應拋棄其中古式政策、以採納我之要求也、參照附錄蘇俄在華有勢力、無足憂也、所可憂者、中國肯受虐待乎、此問題、即使華人引起今之一般運動、而爲其將來政治之方針也、夫無稽的責難學生以赤化、不能引起一般人注意、則共產主義與勞動人待遇、斯二者之密切關係、當然有特別注意之價值、

歐戰未終以前、未聞有共產主義、此乃絕對混亂與赤貧之結果也、其發生於俄者、在一九一七年、當時俄國無地不亂、亦無地不戰、今則侵入其他各國、而其最受歡迎者、當然是勞動階級、以其在此主義下、能行掠奪、如其他階級也、故共產主義、爲最不可行、行之、亦只愈趨於混亂與貧窮耳、努力防止其侵入、是吾人所最希望也、然防止之、亦惟有改良勞動待遇而已、

中國勞動人之待遇、至爲惡劣、無可諱也、工錢少、做工多、無知識、無組織、是爲中國勞動現狀、其日用飲食、安得不菲乎、一面共產主義者、爲募其信徒起見、在華活動、如在其他各國、苟於勞動人待遇、不爲相當之注意、則勞動人、將爲環境所迫、而歸於極可怕之政府制、今者學生之同情奮鬪、已因帝國主義強大之手、煽其氣焰、苟不及時放下此手、將使中國勞動者大團體、染於共產主義、而不可滌除也、

共產主義、在他國既同爲人所唾棄、正義人道、又同爲人所尊重、故吾人於中國之勞動待遇、及英國之高壓政策、喚起友邦注意、此政策不獨於正義人道有乖、且於勞動階級、養其共產主義也、不亦險哉、不亦險哉、

## 附 錄

# 領事裁判權撤回之好消息

法學博士  
大審院部長  
板倉松太郎

肅白筆硯益ニ御多祥奉賀候頃者我有力者間ニ貴國之宿題タル治外法權撤回問題ヲ研究スル者著シク其數ヲ増シ候不遑石問題解決ノ機運到來スルモノト被下候滋ニ御奮勵ノ段祈(祈)ル處ニ候

御憲投中外論壇ノ一節ニヨリ桃震大人健全ナルヲ知リ欣然雀躍致シ以序可然御鶴聲願上候

陳者當地目下問題ト相成居候法官優遇ノ件ニ付參考トシテ現今貴國最高法衙職員ノ俸給額御垂示願度候先般貴紙論壇ノ一節ニヨリ最下級推事ノ月俸額百元ナル旨承知致候之ヲ第十四級トシテ第一級ナルハ千四百元ニ有之哉大理院長ハ是以上ノ俸級額ナルヤ併セテ大理院庭長高等審判廳長高等審判廳推事及庭長ノ分教示願上候御繁忙中唐突ノ御願恐縮千萬ニ御座候

乍末筆令聞へ可然御鶴聲願候乍序荆妻無事消光罷在候勿々頓首

五月十七日

板倉生

附錄 領事裁判權撤回之好消息

第十七期 四十一

附錄 領事裁判權撤回之好消息

第十七期 四十二

警齋學兄侍史

想 民 國

靜 洋

或ル友左ノ一首ヲ誅セリ

世ノ中ニ華サク民ノ國ナレヤ

君アラスシモ實ヲ結フラン

我レ之ニ酬ヒテ

世ノ中ニ華サク民ノ國トテモ

君イマサズテ實ヲ結ハメヤ

前者ハ民國ナレハ南北相分レ統率者ナキ國運盛大ニ趣クヘシトノ意

後者ハ民國トテモ統率者ナクンハ治マルヘキ理ナシ南北統一ハ勿論ノ事現在顯榮ノ地位ニ在ル某君ノ如キ人ナクンハ民國ハ政治上好結果ヲ得ザルヘシトノ意君而不在曷結實哉ト解スヘキモノ理論ト現實ノ觀察トヲ兼言致候モノニ有之候論壇ノ一隅ヲ御割愛相成候ハ幸甚ニ御座候

右記信中、有兩點不可不說明、一爲治外法權之撤回、一爲最低法官之月俸、夫領事裁判權、如何使其撤回、研究而鼓吹之、是爲本誌目的之一、茲將關於此項

文字、載諸本論壇者、列表於左、以示吾人之努力、而促閱者之注意、此乃今後之大問題、中外安危所繫、彼轟動世界之目下滬案、不過其發端耳、

關於領事裁判權撤回之本論壇文字表

號數	題	目	著者	頁數
第一期	關於領事裁判權之撤去余所望於日本者	程光銘	程光銘	五一—一八
同上	公務員之犯罪與法權之收回	板倉松太郎	板倉松太郎	廿三—卅三
第二期	天津法界自治規則總評	程光銘	程光銘	六二
第三期	租界論	同上	同上	七一—二四
同上	三宅司法參事官ノ來訪ニ就イテ—法權收回	同上	同上	卅一—四二
第四期	租界論	同上	同上	一三—三八
第五期	租界論	同上	同上	九—二六
第八期	故岩田博士追悼會記事—法權收回	同上	同上	五五—六〇
第九期	新年所感	同上	同上	六一—六二
第十一期	德國保護地之行政及司法	石川晉次	石川晉次	二六
附錄	領事裁判權撤回之好消息	第十七期	第十七期	四十三

附錄 領事裁判權撤回之好消息

第十七期 四十四

第十二期 最近中日國民外交之一斑

程光銘 三九

同上 駐美埴原日本大使之演說

同上 四三

第十三期 中國司法行政史攷

王鼎新 一

第十六期 治外法權ノ撤廢ニ關シテ

安藤萬吉 一八一—三四

本期 領事裁判權撤回之好消息

板倉松太郎 四一—四四

至於法官俸給、其最低者、併非如博士所云、每月百元、博士之有此言、大約係誤解拙記所致、參照本論壇第三期三十八頁當時余之月薪、雖爲百元、然余併非法官、已明言矣、同上四十八頁然則最低月俸、果若干乎、大約在五十元內外、此節已詳復博士、茲因發表其信於前、不得不誌數言於後、以明真相、閱者諒之可也、警齋

謝本庄少將來訪

十六年前已至華、軍人復兼外交家、今朝一見心誠傾、二國親善勿用誇、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少將與板垣中佐來訪、賦謝於後并京寓、

# 關於滬案之外人一封書

寓 公

此爲月之八日 *Morsh China Star* 所載、大意、謂華人對外惡感、其發生原因有二、一爲宣教師之不德、一爲外國教育之盛行、華人得其教育、人智日進、知外人之不足多、而一面宣教師、又以其不德、助長其輕侮、故外人威信日墜、而華人無從前之對外好感矣、其救濟法、惟有送歸宣教師、停止其教育耳、

華人對外惡感、是否有上述之原因、頗有研究價值、惟謂華會請華人收回法權與租界、爲外人至愚之行動、將來如不歸還、只有國際管理、而華人併不感謝其歸還、又謂滬案、外人如欲保持權利、則不宜認錯、凡此皆是偏見、無評論價值、惟於華人喪命、案益擴大之日、而有此種論調、殊爲外人所不取耳、東亞風雲、能勿因此蠻不講理、而益急乎、華人其早備之可也、

(本書是後頗受攻擊、識者所知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十日國民大會之日識此

Regarding the present Anti-Foreignism prevalent in China which is now as high as during the Boxer period I would like to air my views as to where the blame really lies.

There are two causes of the ill-feeling which has been manifest into itself this last few years, they are the Missionary evil and the Foreign Educational facilities granted the Chinese. I hope the Missionaries who might see this won't blow up in the air until they have thoroughly digested my views—not only mine but that of hundreds of others here in China.

We will take the Missionary evil first.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ies have flooded China this last 15 years with an excessive number of brands of Christianity, each missionary pushing his own particular brand and consequently bemuddling the poor 'Heathens.' These poor will-meaning but thoroughly misguided philanthropists come out here to convert the natives to Christianity, they lead poor John Chinaman to believe that if they embrace Christianity that he will qualify for wings and harps in heaven along with the foreigner, they lead him to consider himself as good as any white man if not a darn sight better. Whether they are as good or better is beside the point,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to try and force such ideas into and uneducated race who, though supposed to have been highly civiliz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re not yet at the stage where it is beneficial to teach such rot. I am, naturally a Christian, but I do not consider as do millions of so-called Christians that unless an heathen (?) embraces our religion he is bound plumb for hell, that is rot of the highest degree. Take any of these so-

called heathen religions, e.g. Taoism, Mohammedanism, Buddhism, Shintoism, etc. take even the African who worships a bit of stone or wood, or even worships a Monkey. I defy anyone to say that that believer is bound for all there are two things against that, 1st, the Supreme Being—(call him God: Buddha: Mohammed or what you will)—is always a symbol of Justice and therefore would and could not consign a so-called heathen to hell because of believing in another religion thru ignorance, 2nd: the Supreme Being knows that the heathen (?) who worships a god foreign to Christianity—be it a bit of stone: a monkey, or an imaginary being—Believes in his Religion, he has his ideals: he lives: or tries to: up to these ideals: therefore: whatever man's religion is as long as he lives up to the principles and beliefs he is As Much A Christian—in the broad sense of the word—as we White Superior (??) Races boast of being. There is as much: if not more: cant: humbug and hypocrisy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we know even to-day as there ever was in any of the falsely so-called 'Heathen' Religions, Right: then our trying to convert the Chinese to our particular brand of religion is useless: it cannot be Forced, it will, if it ever does: only be accepted by any race gradually and of its own accord.

One of the evils in our Christian propaganda is that we swelt a 'heathen' with such conceit and when he finds out that we are no better than they are, that we have as much drunkenness, vice and immorality in our own countries as they have here, in fact jolly sight more, well,

the result is that he loses his respect for us and takes us for the fools and hypocrites that we are. While on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I remember a story that well illustrates the futility of our efforts. An old Chinese was once converted by a Baptist and about six months after along comes a Primitive Methodist who grabs John Chinaman and eventually he turns him into a full blown P. M. Later on along comes a Seventh Day Agent and gets his work in, John Chinaman then becomes a full-blown 'Weeker', sometime after along comes a Unitarian, lights his eyes on J. C. and after some hard work makes J. Chinaman a Unitarian, finally along comes a Roman Catholic and unfortunately tells J. C., the same as the others had, that unless he becomes a Roman Catholic he is bound plumb for hell at top speed. John asks time to think it over and later goes to the R. C. Missionary and says, "Well, all you foreign Missionaries have told me that unless I embrace your particular brand of Religion I'm going plumb to Hell", the R. C. Missionary replies that maskee the rest but adopt the R. C. Religion and you will be saved. So: John Chinaman then says "Well, if I adopt any one of these foreign religions the rest will consign me to Hell, so, I'll go back to my old reliable brand." He did. This illustrates the ridiculousness of so many brands of the so-called Christian Religion, instead of making a Christian out of J. C. they only make him see what a parcel of fools, hypocrites and unbelievers in each others' brand of Christianity we are. Therefore Missinaries are a source of evil and not a source of salvation for the native. I am fully aware that many of the missionaries who come to China

are hardworking, sincere, honest and philanthropic in their intentions and beliefs, but I repeat that they are only deluding themselves, and, worse causing immeasurable damage. So much for the Religion side.

Now let us take the Educational side, we foreigners and particularly American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foolish in offering and almost begging the Chinese to go to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to learn business, commerce, etc.,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y get over and learn more and more that instead of being semi-gods as they used to think us that we are not even tin gods, they learn there is as much, if not more, vice, immorality and hypocrisy in our own countries as in their own. They learn our trades and come back to compete with us America started this idiotic stunt, then so as to keep in with the Chinese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followed suit. It is now a keen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to get the Chinese over that they almost go down on their knees and say "Please, do come to our colleges, they are the best, and so on—." In years to come the foreigner will be in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 foreigner in Japan, he'll have to get out, there will be precious little business for us here, we'll have the Chinese competing with us. Take, for example, the Piece Goods business, the Chinese are well on the road to perfection in this and that will mean England and America will be looking for other markets. Again, I have in mind a certain plant not far from Tientsin that is producing certain Chemical products. It is the only such plant in the whole of the East, the Chin-

ese owners and workers learnt the business in U.S.A.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next 15 years they will be able to supply the whole of the Orient themselves. Here, America and England will suffer considerably as they have up till now done a very large volume of business in this line. We are simply falling over each other in order to teach J. C. how to compete with us to our own future detriment, Sublime Idiocy, that's all.

I have treated of the evils of Missionaries and Education, now I'll treat of the last and most idiotic of all, I refer to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is was the most idiotic thing ever thought of, it boiled down to this, we simply went flop on our hind legs and begged—a big 'B' please—the Chinese to take back our concessions and rights. Since then we have heard of nothing except "Take back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Kick the Foreign Devils out," etc., etc., and it is we who have filled their heads with such. As to our rights in China, as regards Concessions, etc., there are of course two sides to this question. In the first place we are here by right, but right thru might alone, I and many others, think that during the last 24 years China has more than liquidated the debt accrued thru the Boxer trouble, she has paid millions out, she has given concessions in which we 'Gods' reside, and we have made the one great mistake, we have it is last few years neither enforced those rights nor have we surrendered them. So, is it to be wondered at that the Chinese consider us not only fools, hypocrites, but weaklings as well. We should have given back all such rights years ago before the bad feelings, which now exist, had

gained such a foothold as they have now, it is too late, if we give them back now we lose our entire prestige and the Chinese will think us bigger fools than ever and will not be grateful. If we had given them back years ago—and done so without a public international Washington Conference, where we only talked about it—we would have had China's gratitude and goodwill. A prisoner that is given his release freely and unexpectedly will appreciate it and respect the authorities that be far more than if he got it back by demands, force or unfriendly methods, so in the case of China and our so-called rights and concessions. As I say, it is now too late to 'give' them back, we are either, and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going to be forced to give them back or we shall have to enforce our so-called rights by the power of might—possibly International Control. Personally I think we have exhausted our rights to enforce our stay here, except as welcome guests.

As to the Shanghai fracas, I think we foreigners, if we are to keep to our rights, are not to blame. The trouble started thru a Mill strike and thru disorders there was unavoidable bloodshed. This happens in our countries it is agreed that when a Mob becomes unmanageable the Police and or Military have to and naturally should preserve order and if the mob will not disperse and will continue to assault then the consequence of any bloodshed is absolutely, entirely and justly upon their own heads, I see it stated that the Diplomatic Corp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more or less prejudged the affair and seem to think, especially our

levelly spineless Ministers, that the Police and other authorities who are supposed to keep and preserve order should willingly and freely allow themselves to be used as free target practices for any illiterate, surly and unmanageable mob that want to use them for such. Beautiful, isn't it? Apart from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our holding concessions, etc., I would say that if the Chinese cannot work with foreign 'Devils' in foreign concessions then why don't they clear out, who is keeping them there? We foreign devils have these certain concessions by right (the of might) and so far with the agreement and connivance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so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they are foreign terrorists, therefore, they must obey the laws prevailing at such places, or get out.

These concessions were granted, or grabbed, so that we foreigners could carry on business without hindrance and it was agreed that we should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se parts and were not allowed to carry on business or use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Well, have we lived up to or part of the agreements? If a foreigner gets shot up in the interi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enuded with demands for compensator. etc., well, if we go where we are not supposed to, or if we go and carry on illegal business; which we should not—many foreigners do business outside of their concessions for which a Chinaman would be deported or hung in another or his own country. No, we have not done the right thing on our sides. There have been cases of foreigners shot and killed and heavy demands made in consequence yet it has been

perfectly well-known by both side that the party killed was absolutely in the wrong, was smuggling, etc. So there have not only been weakness on our part—weakness shown by neither surrendering nor maintaining our rights—but base and illegal wrongs done to China by some of our nationals.

While on the subject of demands and indemnities I would mention that if a Chinese was killed by bandits, or others, in America or in Europe—yes, don't get sore, we have them there just as much as China has—would China get Concessions as well as heavy indemnities, and if she demanded it would other nations support her? No, so we are here by force of overbearing might, yet we could have been welcome here if we had just kept to our rights and treated the Chinese properly, or if we didn't like it just give back the rights when it would have been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by China, now, as I say, it is too late, we must either show more of the gospel of Might is Right or get kicked out. Until either of these things happen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clear ou from the concessions they do not like.

A peculiar thing is that the Chinese who are always yelling "Take back the Concessions" are the first who fly to them in case of civil war or other commotion. The curse of China is composed of The Missionized Product and the Returned Swollen-headed Student. Remedy, ship all the Missionaries back home and stop making asses of ourselves in falling over one another to Educate the Native.

Trusting that this is not too long, and that others of your readers will agree with my views.  
Yours faithfully "La Cynic"

## 外部正式提出滬案條件

編輯部

### (一)

爲照會事、查上海捕房慘殺華人案、前經中國委員在滬提出條件十三條、與使團所派委員就地商議、未能解決、茲該案既定移京辦理、自應將中國委員在上海所提之條件、暨本國政府認爲必須條正條約之問題、特向貴公使提出如左、

(一)撤銷非常戒備、(二)所有因此案被捕華人、一律釋放、並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佔據之各學校原狀、(三)懲兇、先行停職、聽候嚴辦、(四)賠償、賠償傷亡及工商學因此案所受之損失、(五)道歉、(六)收回會審公廨、(七)洋務職工及海員工廠工人等、因憤悲罷業者、將來仍還原職、並不扣罷業期內薪資、(八)優待工人、工人工作與否、隨其自願、不得因此處罰、(九)工部局投票權案、(甲)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之、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

例爲定額、其納稅人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乙)關於投票權、須查明其產業爲已有的或代理的、已有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享有之、(十)制止越界築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範圍外、建築馬路、其已築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十一)撤銷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十二)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十三)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以上十三項、僅爲解決滬案局部問題、中國政府以爲欲根本改良中外之友誼、及維持永久之和平、必須將從前所訂各項不平等條約、加以修正、業於本日詳述理由、另照分達、相應照會貴公使、轉達有關係各國公使查照、希即從速開議、俾得早日解決、是所至盼、須至照會者、

(一)

爲照會事、查國際友誼之基礎、端賴于彼此了解及誠意、茲爲增進鞏固中外邦交起見、用將促進此項了解誠意必要之問題、爲貴公使提出之、自近年以來、中

國輿情及外國識者、僉謂爲對於中國公道計、爲關係各方利益計、亟宜將中外條約、重加修正、俾適合于中國現狀、暨國際公理平允之原則、誠以此等條約、不惟歷時已久、且商訂之際、往往在特種情狀之下、未嘗有充分自由之機會、以討論規定中外間應守普通永久之原則、在當時之意、特以應一時特殊時勢之需要、不料繼續有效、以至于今、環境業已大變、而外人所享政治經濟之非常權利、依然永遠存在、既于現情不合、不特關係雙方之各種事情、因爲陳舊條約所束縛、彼此均有不便不利之處、且此種不平等情狀、及非常權利之存在、常爲人民怨望之原因、甚至發生衝突、以擾及中外和好之友誼、如最近上海之事變、至爲不幸、

歐戰之際、協約各國、曾以維持國際公法、及擁護公道主義相號召、當時中國政府、加入參戰、原冀對其國際地位、有所改良、且關係各國、亦曾表示願盡力贊助中國在國際上享受大國當有之地位、及其優待、孰料以後中國人民竟大爲失

望、歐戰既勝、公共目的已達、而中國本身國際地位、毫無進步、且就某方面論、或反不若戰敗之國家、因彼輩國內初未見有領事法庭外國租界租借地及受外界強迫之協定稅則也、

中國政府、亦曾屢以修正條約關係之問題、提商于有關係各國、其初也、提出于巴黎和會、顧和會雖承認此項問題之重要、但認爲不在和會權限以內、置而未議、華盛頓會議、中國亦曾作同樣之請求、雖有比較善意之考量、亦未能同意于根本之解決、結果、中國所獲實益、僅屬寥寥、最近執政就任、中國政府于其復致華府會議各國駐京代表節略中、曾重加表示、深盼各友邦對於近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在各種國際會議、本全國人民希望所提事件、予以友誼之考量、藉以增進邦交、同沾樂利、中國政府、深信非常權利、一經消除、不特各國權利利益、更得良好之保障、且中外友誼、必能日臻進步、爲彼此利益計、甚望貴國政府重念中國人民正當之願望、對於中國政府依公平主義修正條約之提議、予以滿足之答

復、庶幾中外友誼、立于更加鞏固之基礎、至爲盼切、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轉達貴國政府爲荷、須至照會者、

國 亡

花蕊夫人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 廣 告

今者歐戰告終。華會閉幕。泰西之空氣。雖暫歸於和平。而極東之天地。將見從此多事。世局蓋欲定而未定也。居今之世。吾人可不極力研究。以爲人類圖幸福。爲國家謀長策耶。本雜誌。即爲此種研究所設之發言機關。中外人士。苟願以其大作交由本誌發表。無任歡迎。但須豫先聲明者。

- (一)原稿與本誌宗旨〔見發刊詞〕不合時。得不發表。
- (二)無論掲載與否。原稿概不退還。
- (三)掲載後。除酌贈本誌外。不另贈稿費。
- (四)掲載時用何名義。聽投稿人自便。但真姓名住址。應於稿末註明。

北京西四牌樓大茶葉胡同三五

中外論壇通信處啓



非 賣 品

印  
刷  
者

華  
北  
正  
報  
社

發  
行  
者

中  
外  
論  
壇  
社